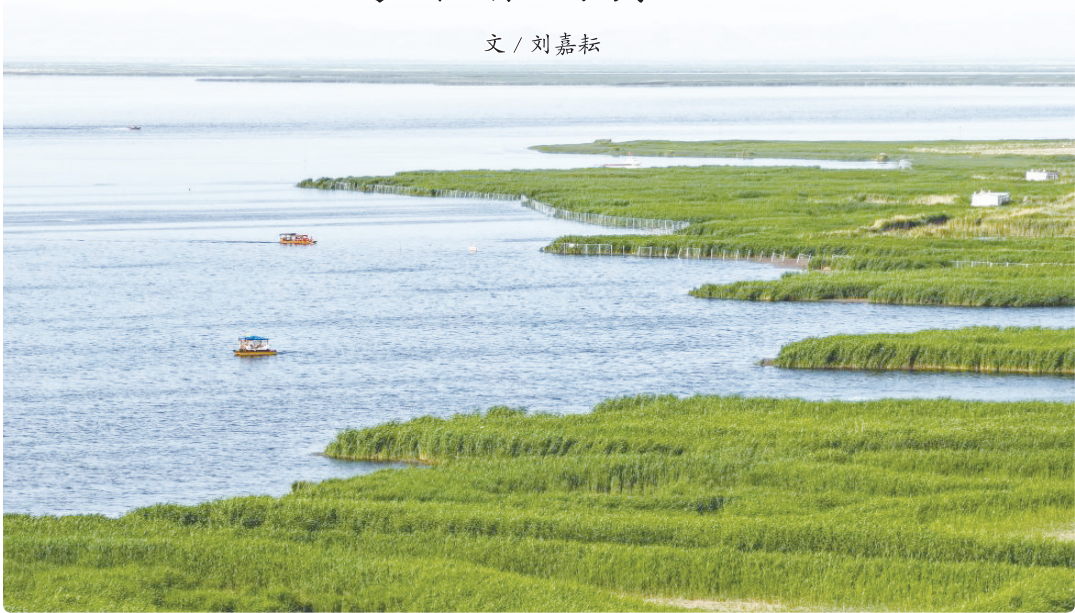


乌梁素海晨记

文 / 刘嘉耘



▲乌梁素海一隅

(李志鹏 / 摄)

暮春时节，瑞彦、文建、小波和我相约去乌梁素海观日出。因是首次观赏湖上日出，我欣然应允，约好周末清晨去湖畔观景。

那天天未亮，我们顶着星光驱车前往，很快停靠在乌梁素海东岸。这里地势开阔、水面宽敞，星光微漾，十分静谧。为更好观景，我们提前约了巡护员老张导游。老张在湖上开船近30年，对湖域了如指掌。见到我们，他只说“来得正好，太阳快出来了”，然后示意我们立即上船。

一

小木船慢慢地驶出码头。天还是灰蒙蒙的，湖面上笼着一层薄雾。我把手伸进水里。水很凉，凉得让人清醒。那水是透明的，带着淡淡的青黛色——是夜色赋予水草和泥沙的朦胧色。透过水面，能看见水草密密的，有的像头发一样漂着，有的像丝带一样摆着，似乎水里藏着无数的秘密。此时，水底忽然泛起了浪花，水纹微漾处，我看见了鱼。

“这水，现在清了。”老张忽然带着一种很自豪的语气说。

我看着那些鱼，心里忽然有一丝莫名的激动。老张和我聊起了乌梁素海生态环境巨变的历史。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乌梁素海的水质就开始恶化。上游的农田退水带着化肥农药流进来，周边的工厂把污水排进来，水变成了绿色，浮藻烂叶到处都是，水散发着臭气，湖面上漂着白沫子，漂着死鱼，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腐烂的气味。芦苇大片大片地枯死，鸟来得也少了。

从2018年起，政府启动了乌梁素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生态保护修复国家试点工程。关工厂、堵排污口、控肥控水、清底泥、种水草、养芦苇、补充鱼苗。到2023年，湖心断面水质稳定达Ⅳ类，水体由轻度富营养化改善为中营养状态。

现在，水清了，鱼多了，鸟多了，而且有些鸟干脆留下不走了，比如赤麻鸭。

二

东方的天际，灰白变成了鱼肚白，鱼肚白里透出一层淡淡的粉红。

晨光苏醒了苇丛，苇叶间忽然大片的鸟声，从四面八方涌起，像是整个湖都在响。那声音很杂，有尖锐的，有低沉的，有急促的，有悠长的，整个湖面像无数枚玻璃珠子掉在瓷盘上一样嘈杂。

文建抬起头，侧着耳朵听了一会儿，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好家伙，这阵势！”瑞

彦已经顾不上说话了，把相机对准了声音传来的方向，虽然什么也看不见，但他还是在拍。小波倒是冷静，说：“稍等一会儿，天亮再拍，现在拍出来全是黑点。”

我侧着耳朵听。左边，是嘎嘎的声音，粗声大气的，大概是野鸭。右边，是啾啾的声音，细嫩细嫩的，像是刚出壳的小鸟在叫。远处，有咕咕的声音，低沉沉的。近处，有唧唧的声音，急促促的，像是有人在摇铃铛。这些声音远远近近的，高高低低的，织成一张声音的网，把我罩在里面。

庄子说，有一种鸟叫“意怠”，飞行时，整齐划一，前面的鸟唱，后面的鸟应，声音很和谐。我不知道庄子说的“意怠”是什么鸟，但眼前的这些鸟，大概也是这样的。它们不需要指挥，不需要乐谱，自然而然地就唱在了一起，应和在了一起。这是否就是天籁呢？

东方的天越来越亮，粉红变成了金黄，金黄里透出橘红。

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了鸟。

成千上万的鸟，芦苇里藏着，水面上晃着。

它们从水面上飞起来，从芦苇丛中飞起来，从四面八方飞起来。白的、灰的、黑的，大的、小的，有的排成人字形，有的排成一字形，有的乱七八糟挤成一团。它们的叫声汇在一起，像一首宏大的、混乱的、却又无比和谐的交响乐。

太阳出来了。先是天边冒出一个红红的弧，然后慢慢变大，变圆，最后猛地一跳，整个儿从地平线上跳了出来。就在那一刻，整个世界都亮了。水面变成了真正的金色，芦苇变成了黄绿色，鸟的翅膀在阳光里变成了透明的、发光的薄片。

老张指着远处说：“那边，

疣鼻天鹅。”

不远处的一片浅水里，有7只疣鼻天鹅。浑身雪白，脖子很长，弯成一个优美的弧度。它们的白不是那种刺眼的白，而是一种柔和的、温润的白，像是上好的羊脂玉。它们晃在水面上，一动不动，像是在沉思，又像是在倾听。偶尔有一两只抬起头来，发出几声鸣叫，那声音不高，却很好听，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箫声，悠长悠长的，带着一股子忧伤。

“疣鼻天鹅，”老张说，“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这个季节最多，它们在这里恋爱，产蛋，孵仔，再过一个月，它们就往北飞了，去蒙古国东部，之后再折返呼伦湖，贝加尔湖湿地，最后飞往山东东营越冬。”

文建的镜头对准了天鹅。他拍得很慢，很仔细，拍一张，看一下，再拍一张。我知道他在等，等天鹅起飞的那一刻。瑞彦已经忍不住了，把镜头拉到最长，咔嚓咔嚓地连拍。小波倒是悠闲，他在拍全景，把天鹅、湖水、芦苇和朝阳都收进了画面里。

有一只天鹅忽然展开了翅膀，那翅膀大约一米宽，洁白的羽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它扇了两下，两只红爪在水面不断地划动，身子逐渐离开了水面，慢慢地升起来。它的脖子伸得直直的，腿也伸得直直的，姿态优雅得像一首诗。它在空中盘旋了一圈，又缓缓地落下来，溅起一小片水花。

这时候，一大群鸟从远处飞过来，密密麻麻的，像是天边飘来的一朵云。阳光照在它们的翅膀上，那些翅膀变成了透明的、发光的薄片，一闪一闪的，像是无数盏灯在天上亮着。

“灰鹤，”老张说，“每年春

天都从这里经过，去西伯利亚。它们认得路，年年走同一条路，年年在这里停，歇歇脚，吃点东西，喝点水，然后再飞。它们不认得人，但它们认得这片水。水好了，它们就来了，水不好，它们就不来了。”

文建还在拍，他的相机像是不知疲倦似的，咔嚓咔嚓地响着。小波终于露出了笑容，说：“我拍到一张天鹅起飞的，光线正好，翅膀还是半透明的。”

他们3个开始互相看照片。摄影的人就是这样，为了一个好镜头，可以起早贪黑，可以忍饥挨饿，可以跋山涉水。而当他们终于拍到想要的东西时，那种喜悦，那种满足，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

三

船绕过一片芦苇荡，前面出现了一片更开阔的水面。老张把船靠在一片浅滩上，让我们上岸走走。

岸边的芦苇正在返青。

枯黄的，挺着去年的秆子，在风里哗啦啦地响，干巴巴的，但还是直立着。嫩绿的，钻出今年的芽，尖尖的，细细的，像一把把绿色的剑，从土里刺出来。

想起《诗经》中的《蒹葭》，“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即芦苇。诗写秋天早晨，芦苇上露水成霜，诗人水边思念远方之人。几千年来，芦苇与思念、等待和朦胧美相连。唐朝诗人白居易写冬天芦苇“风飘细雪落如米，索索萧萧芦苇间”，风将芦苇花絮吹得如细雪飘落，有萧瑟美。同朝代刘禹锡写得更阔大“芦苇晚风起，秋江鳞甲生”，晚风吹动芦苇，江面波光粼粼如长鳞甲。

但我眼前的芦苇，是暮春的。它们正在返青，正在生长，正在从枯黄中钻出来。这是一

种生的力量，一种向上的力量，一种不顾一切的力量。枯黄的还在，但嫩绿的已经出来了；死亡还在，但生命已经开始了。

岸边一片去年的枯芦苇，黄得发白，干得发脆，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像是要散架了。但在它们的根部，在那些枯黄的秆子之间，新生的芦苇已经长出来了，嫩绿嫩绿的，细细的，它们从枯黄中钻出来，从死亡中钻出来，带着一股子不顾一切的劲儿，像是要告诉这个世界：生命不会停止，生命永远向前。

四

太阳已经很高了，湖面上金光闪闪的，像是铺了一层金子。我们也该返程了。那3个摄影的人还在拍，好像要把这片海的一切都装进相机里似的。

船到了码头，大家上了岸。老张送我们上车，临别时说：“下次秋天来。秋天鸟更多，芦苇也黄了，黄澄澄的，好看。”

返程的路上，我一直想着老张的话，想着那些治理乌梁素海的人。他们做了一件不普通的事，他们把一片濒临死亡的海，救活了。

水是活的，因为它会流动，会蒸发，会凝结，会变成云，会变成雨，会落下来，再流进海里。这是一个循环，一个永远不会停止的循环。

鱼是活的，因为它们在游，在吃，在长，在生儿育女。它们一窝一窝的，大的带着小的，老的带着新的，一代一代地传下去。这是生命，是延续。

鸟是活的，因为它们在飞，在叫，在觅食，在找伴儿。它们从很远的地方飞来，在这里歇歇脚，吃点东西，喝点水，然后再飞走。它们是这片海是否健康的指标，是这片海是否活着的证明。

芦苇是活的，因为它们会枯，也会荣，会死，也会生。一枯一荣，一死一生，相依相守。这是一种和谐的关系，一种共生的关系。

回到车里，3个摄影朋友满足地谈论他们今天的收获，朝云、日出，水波、大鸟，芦苇荡……许许多多的美景都摄入了他们的相机，成为他们的作品，留住了天地自然一帧又一帧的美丽。

而我的收获，是这片海给我的启示：人原本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从自然里索取，也该对自然心怀敬畏与感恩，破坏自然的结果，终究由人类自己承受；而珍爱自然，就是珍爱我们自己的生存家园。这片重新生长、重新繁茂、重新把最美的样子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海，就是最好的证明。